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十八回 講前因眾人釋疑霧 二路帥受罰勞軍營

薛丁山大鬧新房痛打樊梨花，觸怒了眾人。陳金定大吼一聲，分開人群，撲過來把薛丁山抱住：「去你的吧！」像扔小孩一樣，把他扔到一邊。薛丁山從地下爬起來，還要拼命，被眾人死死拉住，暫且不表。回頭再來說前庭。大廳裡裡外外張燈結綵，大小將官猜拳行令，高談闊論。大廳正座上是大媒人程咬金，薛元帥側座相陪。皇上、軍師、眾將都在開懷暢飲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都誇老程會辦事，程咬金興高采烈，眉飛色舞，凡是敬他的酒都來者不拒。他正要打開話匣子來一痛白話，程千宗氣喘吁吁跑進了大廳：「不好了！」這一嗓子把大伙兒全驚呆了。一看程千宗，滿頭大汗，臉也變了色了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程咬金趕緊把酒杯放下，把桌子一拍：「誰像你這樣，你有什麼事跑這咋唬。」，「爺爺可、可壞了！後邊打、打起來了！簡直都要出人命了！」薛大帥也愣了：「千宗，誰和誰打起來了，是不是因為貪杯過多喝醉了？」不是，不、不是那麼回事呀，新郎和新娘打、打起來，我薛大哥把人都、都要打死了，樊小姐都快沒、沒氣了。」

大伙這才聽明白，老程一楞，心說這是為什麼呢？「我去看看。」除了皇上、軍師、大帥還在前廳，其餘眾將都隨老程慌慌張張向後帳跑去。

來到洞房門外，聽見裡邊還在打，老程一著急，也忘了自己多大歲數了，連跑帶顛，闖進屋裡，高聲喊喝：「怎麼回事？都給我住手。」大家回頭一看，援兵來了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呼啦往兩旁一閃，讓老程進來。程咬金一看，孫子說得一點不錯，樊小姐在牆角地下坐著，滿臉是血，頭髮散亂，薛金蓮、寶仙童正在勸說；幾個年輕人拉著薛丁山，薛丁山滿面凶氣，還在掙扎。

程咬金滿腔怒火，來到薛丁山面前：「你為什麼打樊小姐，你說，今天你不說清楚我饒不了你。」老程尋思他說這些，薛丁山就能老實，萬沒想到薛丁山就像瘋了一樣，管你是誰哩！他一看是程咬金，火撞頂梁門，把秦英、羅章眾人推到一邊，噙噙大踏步來到程咬金面前，把胸脯一拔，脖子一挺：「老國公，你來得正好！我正想找你，你辦的好事！」老程一聽這什麼話：「丁山哪！我辦啥錯事了？你指鼻子指臉教訓誰呀？我怎麼對不起你？」，「嘿嘿，老國公，我多謝你給我保的這個媒，多謝你這個媒人，你可缺了八輩損德。」薛丁山這句話說得過分了，不管怎麼說，他不該這樣責備程咬金，老程在皇上面前說話都有身份哪！你一個晚輩人，指鼻子道臉地這麼說，老程哪掛得住。老程火往上撞，把巴掌掄起來，叭！就給薛丁山來了一下，「小兔崽子，我教訓教訓你。」薛丁山當然不敢還手了，冷笑了一聲：「老國公，打得好，您隨便打！」

薛丁山這一頓雷煙火跑，幾乎把老程氣得渾身栗抖，臉也變色了，鬍子也撇起來了：「薛丁山你個小崽子，你為什麼要打人？講出道理還則罷了，講不出道理我決不饒你。」，「你隨便吧。想問你去問樊梨花，不想問拉倒。」，「好，我跟你講不清說不明，我管不了你有人管你。」

老程忿忿不平離開洞房來到前廳，見了皇上、軍師、元帥，把腳一跺：「薛仁貴，你那個兒子是怎麼教育的？他眼裡還有沒有老前輩？這個畜牲可把我氣死了哇。」他把洞房裡發生的事情講述了一遍，回來的人又作了補充。

薛元帥聞聽火往上撞，吩咐一聲：「來呀，酒席撤下，升帳！」元帥升座以後，吩咐中軍官：「把薛丁山帶上帳來！」

軍中官不敢怠慢，懷抱大令，帶著親兵，趕奔後院，把大令往空中一舉：「呀——呸！薛丁山聽著，元帥有令，叫你到前廳回話。」薛丁山一聽也傻了，不管別人怎麼說，那是私事，令箭一下，變成公事了，抗命不遵，有掉頭之罪，他再硬也硬不過去。但是，薛丁山心裡頭一百二十個不服，心想爹爹也得講理。我這一肚子話非得說明白不可。他把衣服整理了一下，答應一聲：「遵令！」邁步離開了新房。薛金蓮、寶仙童等女眷帶著丫鬟婆子，把樊小姐從地下攙扶起來，給她擦血上藥，苦苦解勸。樊梨花一語皆無，只是痛哭。男將們一看在這伸不上手，也搭不上話，全都退出，趕奔前大廳。

薛丁山把帽子正了正，袍子抖了抖，來到帥案前頭，躬身施禮：「父帥在上，兒薛丁山參見父帥。」薛仁貴一看見薛丁山，氣得臉都變色了，手都涼了，把虎膽一拍：「薛丁山，你可知罪？」，「爹爹，有罪便知，無罪不曉，兒不知身犯何罪。」，「你沒罪嗎？我問你，為何大鬧新房，暴打樊小姐？你這次成親是奉旨完婚，你打樊小姐，心懷不滿，就是藐視聖上，你知罪不知罪？」，「爹爹，說我抗旨也罷，抗令也好，兒我是把她打了，不但現在打，將來打，我非把她打死不可，兒我沒有錯。」

薛丁山也夠橫的，不把事情說清楚，反而跟爹頂起來了，薛仁貴哪兒受得了啊？氣得渾身直哆嗦，吩咐一聲：「來人，把他推到外邊殺了！」薛丁山把雙手一背，撲通跪下了：「爹爹，且息雷霆之怒，兒有下情回稟。我把話說完了，您樂意殺就殺，我決無怨言。您要單說我打了樊梨花，攪鬧了洞房，抗旨不遵，我一點怨言都沒有。不過您要說我打得不對，我死了也不服。」，「那你說說為什麼要打樊小姐？」，「陛下，軍師，爹爹，您們先問問樊梨花，她有沒有丈夫？再問她的父親和兩個哥哥到底上哪裡去了？其實樊梨花是有夫之婦；她的父兄也沒回老家，而是被她殺死了！眾位倘若不信，可到後花園東北角房中看看，三口棺停尚在，死屍猶存，這如何解釋？她為啥隱瞞真象？再者說，父兄的屍骨未寒，她居然有心跟我拜堂成親，她還有點人性沒有？我薛丁山怎能要這種下賤之輩呢！我打她就為這些，話說完了，你們對我隨便發落吧。」

眾人聽完薛丁山的敘說，無不瞠目結舌。老程滿腔怒火也消了，為了把事情弄清楚，他親自帶了幾個人，到後邊去了。他先奔後花園，一看東北角這一拉溜五間房，命令親兵把門戶推開，果然有三口棺材，看了靈牌，老程還不放心，命人把棺停打開，往裡一看，三具血淋淋的屍體。他在兩軍陣前見過樊洪，也見過樊龍、樊虎，仔細辨認，果然是樊家父子。又命人把棺材蓋上，找了找，沒人了。原來樊龍、樊虎的妻子說罷，也怕惹出麻煩，就回屋去了。老程命人在這兒看守，然後趕奔新房。

這陣樊梨花還哭呢，滿屋女眷，正在解勸。柳樊二氏夫人，咬牙切齒，罵薛丁山。大家一見程咬金進來了，趕快站起來，迎接老國公。程咬金吁吁直喘，來到樊梨花跟前。他是個直性子，這陣對樊梨花也沒好印象了，把臉往下一沉，大肚子一腆：「梨花，你先別哭，我問你一點事。」樊梨花止住悲聲，點了點頭，「梨花呀，薛丁山打你，現在他被帶到前廳，他爹非殺他不可，這小子還滿肚子都是理，他對我說了很多事，我打算問問你，你可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。我先問你，你是不是有夫之婦？」這些女眷一聽都愣了，這話是從哪兒說起呢？這老頭兒瘋了？人家樊梨花是大姑娘，怎麼會出來個丈夫？樊梨花停了片刻，點了點頭：「老爺爺，你說的對，是這麼回事。」，「啊？哎喲，我再問問你，你為什麼說你爹、你哥哥上鄉下老家去了？怎麼他們的屍體在後花園？有人說你殺父誅兄，有沒有這個事？」梨花停了一會兒：「老國公，要說我殺父誅兄，我沒這麼乾，反正他們是死了。說他們到鄉下去了，這是欺人之談，的確是糊弄了你們。」

程咬金聽了樊梨花的話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手指梨花連喊帶叫：「樊姑娘，我真沒把你看透，你是這麼一個人，表面上溫柔典雅，實質是男盜女娼，你為什麼背著我不說實話？為什麼瞪著眼坑人？我跟你完不了。」

大伙兒一聽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摠下葫蘆瓢又起，薛丁山剛跳完了，程咬金又來勁了，事到如今，只好勸說，寶仙童、薛金蓮過來連推帶搽，把程咬金推到前廳。老程走了幾步，腦子冷靜冷靜，一琢磨，剛才自己說的話是有點過分，樊梨花究竟是不是那種人？問她什麼她答應什麼，一點也不解釋，看這意思，其中另有隱情。她為什麼不說呢？難道說我和丁山都錯怪了她？可後院那三口棺材又怎樣解釋？老程覺著這事不太對勁。他到了前廳一看，大家都在等著他呢。薛仁貴臉像白紙一樣，薛丁山在旁邊站著，不服不憤。皇上、軍師眾將，都在聽他老程的信兒。

薛大帥一看程咬金回來了，趕緊欠身離座：「老人家，您調查得如何？」，「仁貴呀，我現在都糊塗了。要說呢，丁山講的不是沒道理，樊洪、樊龍、樊虎果然是死了，棺材就在後院，我都看了，血肉模糊，慘不忍睹啊。然後我又到了洞房，問樊梨花，樊梨花全都承認，問她什麼，她說有什麼，仁貴，你說這事可怎麼辦？」

薛丁山在旁邊笑了：「老爺爺，這一回您不罵我了吧？您不是說我無事生非嗎？現在這事怎麼解釋？您知道樊梨花是什麼樣一個人了吧，我打她究竟應該還是不應該？」，「小子，不管你怎麼解釋，你打人就是不對，我老覺著其中必有隱情。」

正在這時，軍兵進帳稟報，樊梨花的母親何氏老夫人要求見大帥。薛仁貴一聽，很好，不管樊梨花怎麼的，他跟何氏老太太無冤無仇，人家女兒挨了揍，當娘的要出面，聽聽人家說些什麼吧！大概有些糊塗的事，問問老太太，還能問清楚。薛仁貴吩咐一聲：「請。」

時間不大，梨花的老娘哭得跟淚人一樣，丫鬟婆子攙著，走上帥廳。薛仁貴欠身離座，趕緊迎接。老夫人落座之後，眾人都靜靜地等候老太太說話，何氏老夫人先瞅了瞅薛丁山，薛丁山滿臉不服，擰眉瞪眼，用白眼珠看著何氏老太太。老夫人沒計較這些，扭頭回頭，對薛仁貴說：「薛大帥，老身冒昧，來闖帥堂，見大帥我要說幾句話。」，「好哇，歡迎你來，有話你就說吧。」，「請問大帥，你兒子薛丁山為什麼要打我女兒樊梨花？而且下了死手。我聽說是薛丁山聽信別人的話？才把我女兒打了。但是，不管你聽著什麼話，你調查沒調查？知道不知道詳細內情？一不調查，二不詢問，伸手就打，實在叫人難以接受。我相信平西王教子有方，你不會慫恿你兒子乾這種野蠻的事吧！」

「這個——」薛仁貴臉一紅，這才發現這老太太不是一般人，說出話軟中有硬，都帶著刺，比挨自己倆嘴巴子都難受。本來薛丁山這種野蠻的行為，是當爹的慣的嗎？可有那麼幾句話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情。兒子不好，當爹的有一定的責任，教的不嚴，管的不妥。明明這老太太是指責自己，還不那麼說，這薛大帥哪受得了哇，但是有錯，還得承認錯呀！「老夫人，你責怪得對，都怪我薛仁貴教子不嚴，才今天人前顯丑，梨花姑娘被打得那麼慘，我絕對不會饒他。一定嚴厲懲處薛丁山，給梨花姑娘出氣，給老夫人出氣。」，「多謝大帥。老身來此，不是為處分二路元帥，也不是為我女兒出氣，是為了把事情澄清。究竟是為什麼？大帥你的心裡可能還糊塗。大家也不明白內情，特別是薛丁山，他更不知道內情，老身要把以往的經過講說明白。」，「好哇，老人家，我們正要向您請教，您就把這些事情好好地給我們說一說吧。」老太太未曾說話口打咳聲，難過了半天，這才把以往的經過訴說了一遍。

原來樊梨花在兩軍陣前同薛丁山、程咬金把大事定下來之後，引兵回城。老將樊洪聽說女兒連勝數陣，十分高興，忍痛扶傷，親自把女兒接進帥廳，並擺下家宴，為女兒賀功。樊梨花見一家人都在興頭上，就沒把丁山的事說出來，怕爹爹不高興。第二天早上城門剛開，就由白虎關來了一個下書人，樊洪把書信展開一看，又是楊凡提出結婚的事，並且信的措詞很不客氣，要求早日定下喜期，他就要迎娶。樊洪看罷，心裡很不痛快。他知道女兒最煩這事，可是又不能不說，把老頭兒愁得一天都沒吃好飯。天黑以後，他把梨花叫到自己的屋內，把僕人們都趕出去，對女兒說道：「梨花呀，我知道為父要一說這話，就撞你的耳朵，但是不說又不行。你先看看這信。」他把楊凡的信交給樊梨花，梨花一看跟吃了蠅子似的，心中噁心，臉也紅了：「爹，您打算怎麼辦？」，「丫頭，還能怎麼辦呢？大丈夫生在天地間，無信而不立，爹紅嘴白牙答應了這門婚事，指腹為婚，從小把禮物都過了。我給人家說得一妥百妥，對天都盟了誓，這話我怎麼往回收啊！現在楊凡當了白虎關的大帥，我聽說小伙子文有文才，武有武藝，胯下馬掌中刀，有萬人之敵，也受過高人的傳授，名人的指點，狼主對他十分器重，早晚加官晉級，不失封王之位。你要嫁給他，早晚就是一品的王妃夫人，吃盡穿絕，享受一輩子榮華富貴。你要好了，爹也就放心了。爹也知道你不樂意，你就當可憐可憐你爹，答應了吧！馬上我就給他寫回信，挑良辰擇吉日，用花轎把你送到白虎關，讓你二人成親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樊梨花再也坐不住了，「爹，不管您怎麼說，我也不能許配楊凡。我早就給您說過了，我寧願出家，甚至不活在人世，也不嫁給他。爹您是知道的。我一想起楊凡，就五內如焚，渾身上下不得勁。也許我們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對頭。爹呀，您想想，您把女兒許配給他，我這一輩子得苦到什麼程度。您就我這麼一個女兒，能不能疼愛疼愛我，把這門婚事辭退了？」，「哎呀，梨花呀，你這不叫你爹為難嗎？我再問你，楊凡除了長得不好，哪一點配不上你，你怎麼就這麼看不上人家呢？我再問你，你不許配給楊凡，你想許配給誰？你準備找一個什麼樣的丈夫，今天晚上你也給我說清楚。」

老頭兒一問這，樊梨花不能隱瞞了，撩衣服給爹跪下：「爹，您別生氣，既然把話說到這兒，女兒不得不說，不得不講了。您先看看這封信。」樊梨花從懷裡把老師的信拿出來了，雙手往上一遞。樊洪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把信接過來，封頭撕開，拽出信瓢兒，借燈光仔細觀瞧。還沒等把信看完，樊洪就煩了，「啪！」把信往桌上一拍：「你師父這是乾的什麼事，她從中給你提媒了，要把你的終身許配給薛丁山，這可能嗎？薛丁山是咱的敵人，有國仇啊！領兵帶隊來打咱的寒江關，我怎麼能把你嫁給他，這不是認賊做父嗎？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你師父是個武林高手，那麼高身份的出家人，怎麼能說出這種糊塗話，辦出這種糊塗事，真是豈有此理！再說那個王禪，他是薛丁山的老師，他也樂意你們成親，他是個什麼東西，他管得著咱們家的事嗎？當然了，師徒如父子，老師把你栽培成人了，確實對咱們家有好處，咱一輩子也忘不了人家，但是她也不能包辦你的婚姻。老師再親，能有當爹的親嗎？誰把你撫養成人的？誰把你養大的？究竟是我說了算，還是你師父說了算？怪不得你不樂意呢，有你師父在後頭給你撐腰。梨花呀，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也應該明白，這件事情根本是辦不到，你不要胡思亂想。今天為父告訴你個准話，除了嫁給楊凡，別的事行不通。」不管樊梨花怎麼解釋，老頭兒也聽不進去。後來把樊小姐逼急了：「爹，您能不能要我的命，您就是把女兒我殺了，我也不能許配給楊凡。就當我師父說得不對，您的話我也不能聽。」，「你好大的膽量，連為父的話你都不聽，你成心是想把我氣死，像你這樣的女兒，我要你何用。你不是想死嗎？今天我就成全你。」老頭兒一回身從牆上把寶劍摘下來了，一按繃簧，鏘啷啷拽出寶劍，梨花一看，毫不畏懼，把胸脯往前一挺：「爹，您來吧，您就成全您女兒，我就死也不答應。」

老頭兒騎虎難下，款，奔女兒就是一寶劍。梨花在那跪著，往旁邊一閃，老頭兒這一劍就砍空了。梨花過來奪這寶劍，本是想讓他消消氣，沒有別的意思，老頭兒錯疑了：「噢，你還敢跟我伸手，真是樊門不幸啊，出了你這麼個敗家子，不忠不孝。」老頭兒更急了，左一寶劍右一寶劍，梨花左躲右閃，爺倆在屋裡就折騰開了。本來屋就不大，三折騰兩折騰，把桌子上的蠟燈碰倒了，蠟燈一倒當時就滅了，屋裡一團漆黑，抓不著怎麼辦，他把寶劍扔出去了，約摸著樊梨花就在前面：「丫頭哇，你著劍！」，「嗤！」其實他沒看準，樊梨花沒有在那個方向。因為樊洪離牆很近，他一扔寶劍又彈回來了，這就叫不巧不成書，寶劍一彈回來，「咔嚓」一聲，正紮在樊洪的前心，紮進去二寸多深，樊洪覺著眼前一發黑，胸膛一發熱，「哎呀」一聲，翻身摔倒。正好寶劍在這插著，他又摔個跟斗，寶劍又紮進去很深，當時老頭就昏過去了。

樊梨花還不知道怎麼回事，因為屋裡太黑。她趕緊從地下把蠟燭摸著，把火鏟打著，點上蠟燭一看，父親倒在血泊之中。這一下可把樊梨花嚇壞了，抱住爹爹失聲痛哭。這時正好進來一個丫鬟送茶，這是何氏老夫人知道父女在屋裡爭吵放心不下，讓丫鬟以送茶為名來探聽探聽。

丫鬟推門一看，嚇得連盤子帶茶碗全摔地下了，磨身就跑：「了不得了，老爺死了！」當時正是夜深人靜，這一嗓子把全府的人都驚醒了。老太太、兒子、媳婦等，都圍到這屋了。樊龍、樊虎本來打仗受了傷，現在傷口還沒痊癒，他們穿衣不整，吁吁直喘，分開人群，搶步進屋：「爹爹，您這是怎麼了？」抱住爹爹痛哭。哭著哭著，老頭兒又緩過來了，睜眼一看是兩個兒子，旁邊站著女兒，他用手指著樊梨花說：「我就是她殺死的呀。」他並不是誣陷女兒，意思是說要不是因為婚姻的事，咱爺倆能吵起來嗎？你要聽了我的話，咱爺倆能生這麼大的氣嗎？要不生氣，什麼事都沒了，就因為生氣，才拿寶劍砍你，落了這麼個結果。他是恨樊梨花，說了這麼句話，說完老頭兒就沒氣了。樊龍、樊虎不明真象，就認為他爹說的是真話，肯定是妹妹用寶劍把爹給紮死了。兩個人眼睛都紅了，站起身來用手點指：「樊梨花你不是樊家的人，你能把爹親手殺死，你這有多狠哪！你是我們樊家的敗類，今天非給爹報仇雪恨不可。」

二人像瘋了一樣，拉出寶劍圍攻樊梨花。這屋本來就不大，人又多，他們倆一掄寶劍，就更熱鬧了，梨花一邊躲劍，一邊解釋：「哥哥，你們先別動手，聽我說，不是那麼回事。」，「你別說了，爹還能誣陷你嗎？給閻王說去吧。」左一劍右一劍下了絕

情。虧得樊梨花有好功夫，把她逼得在屋裡直轉，這可怎麼辦呢？說來也巧，樊龍在前，樊虎在後，把樊梨花夾在了中間，樊龍雙手捧劍，惡狠狠分心便刺，樊虎在後邊擺起寶劍往下就劈，都想把樊梨花置於死地。樊梨花手疾眼快，「嗖」，往旁邊一躲，他們倆的劍都走空了，樊龍一寶劍正刺在樊虎的心窩，樊虎一劍正砍在樊龍腦袋上，哥兒倆雙雙而亡，不到一個時辰，爺兒仨全死了。

這回更亂套了。樊龍、樊虎的媳婦抱著丈夫哭，老太太何氏抱著老頭兒哭，樊梨花也哭，僕人、丫鬟也哭。樊梨花一看，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，還活著幹什麼？她瞅了個空，把寶劍撿起來就要橫劍自殺。她母親手疾眼快，一伸手把樊梨花的手腕子抓住了：「梨花，你幹什麼？」，「娘，別管我，我也死了吧。」，「呦，孩子呀，不能這麼辦哪！你再死了，咱家就絕後了。」老太太知道女兒為什麼和爹爹不和，就是因為婚姻的事。說心裡話，老太太是站在女兒一方的，但是男人做主，她沒有辦法，乾心疼也不行。老太太狠狠抓住梨花的手，說什麼也不讓抹脖子。眾人上前把寶劍奪下，梨花也坐在地下痛哭。哭罷多時，老太太說：「梨花呀，怎麼回事？是你紮死了你爹，還是出於誤會？你把經過給我講講。」

梨花知道母親是明白人，哭著把方才的經過講了一遍。老太太堅信不疑，老太太閉上眼睛合計了一會兒：「算啦，這是八字造定，無法更改。該著咱們家出這種喪事啦。人死不能復生，活著的不能再死了，既然你沒殺你爹，也沒殺你哥哥，何必呢？」有老太太這句話，樊梨花得到無限安慰。

一家人哭到天亮，老太太把兒媳婦叫到眼前：「你們別恨梨花，這事情的經過你們都清楚。現在，你們的丈夫死了，我兒子沒了，你們難過，我比你們還難過，以後的事咱們從長計議，只是把這誤會解釋開就好了。」倆兒媳婦心裡頭恨樊梨花，嘴上說：「這是老天爺注定的，該著他們哥倆這麼死，怎麼能怨我妹子呢？再說也不是那麼回事，娘呀，你不必操心，我們決不恨梨花就是了。」

當時準備棺材，把爺兒仨成殮了。按理說應該好好超度，可是現在不行啊，一個是仨人都死了，傳出去不好聽，再說，不光是死人的事，還牽連到樊梨花的婚姻和獻關歸唐的事，全都攪到一塊兒了，因此老太太命人把三口棺材停到後花園的空房裡，等以後安定下來了，再把他們送回原籍故里，入土為安。老太太問梨花：「咱娘倆好好商議商議，下一步怎麼辦？」

到了現在，樊梨花只得把自己的想法一點不剩地向老太太說了一遍。老太太一看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但是要把府裡的喪事簡單處理一下，還得安定一下情緒，所以拖到十多天才掛白旗。本來這些事情應當給程咬金、薛仁貴他們說清，但是老太太一想，怎麼解釋呢？亂七八糟的，人家高高興興進城了，我們這又哭又喊，一提這些事，不是就把這喜事給攪了嗎？老太太的意思，現在也獻關投降了，哭也沒用，難過也沒用，趕快讓他們夫妻完婚，完婚之後再把事挑明白，這事也就過去了。這是老太太的想法。只因為她沒說，催促女兒完婚，樊龍、樊虎的倆媳婦從中挑撥是非，給樊梨花安上很多罪名，一口咬定她殺父誅兄、喜新厭舊，所以薛丁山上上了這麼大的火，怒打樊梨花。

何氏老太太一行鼻涕兩行淚，當著薛仁貴、皇上和滿營眾將，把以往的經過說了一遍。等說完了，薛仁貴的氣才消了。「原來如此。看來人言可畏呀！」程咬金的氣也消了：「老太太，你有話怎麼不早說呢？覺著嘴短沒法說，結果引出這麼多羅難，險些沒出人命。我可不是埋怨你，這事就壞在你身上了。」老太太連連點頭：「老身也承認有錯。元帥，現在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，你們就看著辦吧。」

薛丁山聽完老太大的敘說，根本就不相信。他想，當娘的能說女兒不對嗎？這叫找理由為她掩飾。看我爹那意思，他是信了，這屋裡的人還不住地點頭，也信了，好，你們愛信就信，我是不信！薛丁山瞪了一眼何氏老太太：「老夫人，我說兩句。我現在是帶罪之身，我爹還不定怎麼處分我呢。但是不管怎麼處分，我向你聲明，我跟你女兒樊梨花的婚姻一刀兩斷，從今以後我們就算完事。」老太太臉騰地一紅：「好好好，我說過，我們家的姑娘不是找不著主，既然有二路帥這句話，咱們就算真正的一刀兩斷。」老太太哭著，帶著丫鬟婆子走了。

薛仁貴一看，薛丁山太不像活了。等老太太走了以後，他馬上命柳、樊二夫人跟去勸勸。平西王隨著把桌案一拍：「哇，丁山哪，這個逆子。方才你說的什麼話？何氏老夫人講的那些話有情有理有證有據，是假的真不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為父別的不行，難道是真是假還聽不出來嗎？我糊塗，在座的人都糊塗嗎？難道說連萬歲也糊塗嗎？就你能，就你聰明，我有你這個兒子算倒了霉了。這還了得，來人，把他推出去殺！」

捆綁手也生氣了，心裡說，二路帥你怎麼那麼糊塗啊，把大元帥氣得那個樣子，淨在你身上出事。他們過來抹肩頭攏二臂，拿繩子狠勁兒勒薛丁山，把他勒得直齜牙，捆完了推出去。薛仁貴吩咐：「現在就砍！」

眾將一看，這也太難辦。羅章、秦英等人過來躬身施禮：「元帥，丁山雖有大錯，但是情有可原，況且正在用人之際，若把他殺了，於我軍也不利。求元帥開恩，把他死罪饒過。」，「本帥心意已決，不能更改，退下去吧。」眾人還想再說，元帥一揮手，站堂軍過來把他們推出帳外，嚇得別人也無法求情了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了皇上身上。

李世民在這坐了半天，一言未發，他就想讓元帥教訓教訓薛丁山。現在見眾將求情不下，他也坐不住了：「仁貴呀，算了吧，常言，兒大不由爺，誰家都是如此。這麼辦吧，你把他放回來，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重重處罰也就是了。」

元帥一看天子說話了，這面子是不能再駁了：「臣遵旨。來呀，把薛丁山放回來！」薛丁山又被推回大帳，還是滿不在乎，在帥案前一站，「參見爹爹。」，「丁山，我非是不殺於你，滿營眾將苦苦求情，當今萬歲也為你說好話，因此把你赦回。你要是我兒子，能不能應我一件事？」，「爹，您說吧，凡是兒能辦到的，兒一定聽您的。」，「我現在把樊姑娘找來，你當面向她賠禮認錯。你要能做到這一點，我就饒你。要做不到，我是非殺你不可。」

薛丁山一聽讓他給樊梨花賠禮認錯，很不高興：「爹，我給她賠什麼理，她哪兒對？兒哪兒不對？兒萬難遵命。」程咬金一聽蹦過來就給薛丁山兩個嘴巴：「你是要把你爹氣死啊，讓你承認個錯還不行？平白無故你把人家打得遍體鱗傷，你算個什麼東西？這陣事情已經弄明白了，是你打錯了，你給人家說點好話，有什麼了不得的？你承認，也得承認，不承認，也得承認。來人，去請樊姑娘。」

程咬金是給薛丁山找台階下，他要明白事，不再吭聲，這事也就過去了。可是薛丁山聽罷一陣冷笑：「老爺爺，我跟樊梨花承認錯誤算怎麼回事？她是我什麼人，我是她什麼人？我們解除婚約了，她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她，因此這個錯我不能承認。請您免開尊口。」薛丁山當眾把程咬金堵回去了，實際上就是堵薛仁貴。本來皇上一求情，薛仁貴的心也軟下來了。現在一看薛丁山當著皇上的面還這樣不留情，元帥真生氣了。他把桌子一拍：「薛丁山哪！你我斷絕父子之情，我寧願不活了，也非要殺你不可，來人，把他推出去。」

捆綁手往上一闖，二次把薛丁山推出帳外。